



再游安昌古镇

□应辉景

周末,难得闲暇。午后,冒出个疯狂念头:打点行装,去安昌。

从平阳到绍兴北,动车两小时有余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时空折叠,从浙南山海间到置身于浙北的水网平原。很快,绍兴特有的那种温润,便从车窗缝隙里钻了进来。

天气虽湿冷入骨,但雨中安昌,呈现出一种复古与沉静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黑亮,像是一条条青墨色缎带。沿岸民居是典型的黑瓦白墙,在烟雨笼罩下,黑的色泽愈发深沉,整个古镇仿佛变成一幅浅淡水墨画。我喜欢这种内敛而沉稳的复古气质,它暗藏着时间背后的生机与从容。

腊月的安昌,是被酱香浸泡透了的。

前往住处,空气中一股霸道而醇厚的咸鲜味便弥漫开来。那是黄豆发酵后的醇香混合着肉脂在风中风干的地道滋味,是独属于腊月的“年味”。我们沿着小巷前往住处。廊檐下、河岸边,甚至是空气里,都填满着酱货灵魂:酱鸭色泽琥珀,像披了一层油亮的铠甲;香肠短粗红润,一节节鼓胀着;还有鱼干、肋排、猪舌、鸡翅,甚至连鹌鹑都串挂上,密密匝匝,琳琅满目,像是举办一场盛大的腊味盛宴。

我们夜宿古镇里的“安昌老客栈”。客栈临湖而建,木窗推开,是微波涟漪的河道。夜幕降临,一排排红灯笼依次亮起,倒映水中,与灰蒙蒙的河水相映成趣。办入住时,客栈老板送了一张“仁昌酱油领取票”。这接地气的温暖,倒像走亲戚时长辈塞来的土特产,让人心里暖烘烘的。

次日清晨,冬雨初歇。被雨水洗过的古镇,像是刚出浴的美人。我和孩子沿着河岸闲逛,此时的安昌,彻底变成了一个美食广场。

店铺里,腊货依旧是主角。孩子的脚步驻留在一家现烤烤鸭摊位前。我们点了两只,刚出炉的烤鸭冒着热气,色泽枣红诱人。撕开一只腿,肉汁顺着指尖流下,咬一口,外皮酥脆,肉质嫩滑。咸香中带着炭火特有的焦香,是一种纯粹的肉欲满足。孩子一边吸溜着气一边啧啧赞叹:“妈,这比外面的烧烤绝了!”

没走几步,一抹清冽米香,氤氲飘来。那是刚出笼的热腾腾印糕。木蒸笼一掀,白色蒸汽倏然腾起,露出红红绿绿的糕体。这印糕做得极为讲究,有桃花粉的,有薄荷绿的,还有原色的米白,上面印着精美的花纹或

硬头狮子舞

□徐益丰

正月里,温暖的阳光,柔柔地洒在古朴的街巷中,斑驳的光影,在青石板路上快乐地跳跃着。湖镇硬头狮子也如同冬日里沉睡的祥瑞一般开始醒来,并要在此时奏响一场新年狂欢曲。

“咚咚、咚咚、咚咚咚咚”,激昂的锣鼓声从古街传来,鼓点沉稳有力,一下又一下,好像要把沉睡的大地喊醒。

“来了!来了!舞狮子的来了!快去看……”新光村的硬头狮子进府“拜年”,星火村的硬头狮子在巡街。正是它们活灵活现地跳跃腾转,掀起了整个春节的热闹氛围和欢快节奏。

舞狮,又被称作“狮子舞”“狮灯”“舞狮子”,常常在年节与喜庆活动中精彩亮相。在我老家龙游湖镇,有一种“狮子”叫硬头狮子,当地口语里叫“硬壳”,是流传于周边乡镇的吉祥物。硬头狮子舞也成为当地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。

《龙游县志》记载,唐朝时人们即有使用樟木雕成狮子用于狮舞的历史。用樟木、枸树整块硬木雕刻的狮头,坚硬、沉重、不软塌。千百年来,老百姓每逢正月里举办“迎神赛会”,都少不了舞着硬头狮子去走村串户。一般从农历正月初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,家家户户都要举行“接狮子”的活动。

锣鼓声有节奏地响起,沿街小跑的狮子,步伐稍显急促,仿佛在山林中穿梭觅食,硕大的头颅朝前扭后地探视,时而稍微下垂,耳朵也微微抖动,恰当地呈现出狮子的机警神情。配乐的节奏稍慢,鼓点微敲,撩点微落,似为跑街狮子做好掀起高潮的铺垫。

硬头狮子舞的动作不算繁多,但舞动起来可用“武、猛、威”三个字来形容。强壮的汉子站立着舞弄狮子,施展各种技巧,表演按单狮、双狮、群狮三种顺序依次进行,主要有“跳街”“对咬”“鬚摩”“开四门”“踏八卦”等套路,让狮子看起来神气活现,有着不可一世的威风与气派。

小时候,每逢正月我都会早点守在村口,等着硬壳狮子的到来,随着硬壳狮子走街串巷,从上街头跟到下街头,一路上有说有笑,与小伙伴们追逐打闹,感受着新年带来的欢乐气氛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硬壳狮子蕴含的文化内涵,只知道它十分威武,十分好看,看着表演十分过瘾。

文字模样,酷似一件小巧玲珑的工艺品。买了两块,迫不及待趁热小口,米粉的细腻质感在舌尖散开,软糯不粘牙,甜而不腻,仿佛把整个江南的温柔都吃进了肚子里。

一路走,一路吃。臭豆腐的酥脆、梅干菜扣肉的浓郁、糖画的甜脆……古镇的街道不长,却像是一条走不完的美食长廊,每一步都能踩中味蕾的兴奋点。

算起来,距离上一次来安昌,整整八年了。那年,安昌有雪。孩子还是一个八岁小娃。

八年,是一个不短的刻度。那时候,孩子走路还要牵着我的手,看见什么都新鲜地问个不停;如今他已比我高出半个头,能和我并肩看风景,还能认真找寻大众点评的美味。眼前一切,蓦然滋生一分“长大真好”的淡然,却也多了“且行且惜”的感慨。

站在石桥上,看着桥下乌篷船缓缓摇过,船桨划破水面的声音依旧是“哗啦、哗啦”,这一幕与八年前一模一样。安昌河依旧,石板路依旧,连空气中的酱香味都似乎从未改变。改变的,或许只有我们自己,和我们看待世界的心境。

时过境迁。很多时候,我们不再急着去某个地方,而是愿意花时间去发呆。可以去看一只酱鸭如何在风中风干,亦可去看雨水如何在瓦片上汇聚成滴。古镇就像一位沉默老友,它不言,却用它的烟火气接纳所有风尘仆仆的面孔。

重游安昌,与其说是走走看看,不如说是一次回访。所及之处皆是古镇冬日里的特有勋章,这种富足仪式感,亦是整个江南的滚烫诗意。



瓶梅图

□阮振亚

成年后的我懂得,狮舞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,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。如今,硬头狮子仍是龙游一些历史悠久村庄的至宝,长辈们见证了硬头狮子“受宠”的鼎盛时期,它们年年岁岁守护着百姓心中的安康太平。



扇趣

□陈林方

油菜里的乡愁

□王文英

江山人对菜籽油的喜爱,体现在很多方面:厨房里必不可少地备着菜籽油;烧鱼炖泥鳅,必须是菜籽油才好吃;菜籽油炒土豆已是一道江山特色菜;在乡下,皮肤小烫伤,老奶奶拿菜籽油涂涂就愈合了;小孩子肚子生蛔虫,一勺菜籽油下去就有效。

每到春节,各地游子归乡再启航的时候,塞满小车后备箱的必然是老家的各种土特产,其中也自然少不了菜籽油。回到城市,一壶一壶地送给朋友,嘴里总不忘说一句“自己家的”,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骄傲。

油菜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,那就是美景啦。

当朋友圈盛开花的时候,久居城市的人们,再也按捺不住了。那种冲出寒冬的热情奔放的颜色,让人蠢蠢欲动。广渡村、灵泉村、日月村、恩深村……整个江山的乡村处处铺满金黄。

“油菜花嘛,我老家门口就有。”依然是毫不掩饰的骄傲,于是以油菜花的名义,呼朋唤友约了起来,顺便看望父母。

我的老家在灵泉村,城区出发驱车十分钟就到,偷个闲就可以“说走就走”。

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里,春正浓,陌上花已开,车也缓缓驶,路边桃花妩媚,远山青翠欲滴,春色瞬间把人包裹住了。乡村的春天终究要浓烈许多。

一条水泥路通向村口,进入四面环山的小村庄,迎面的清风送来清新的空气,空气中有暖暖的油菜花香,有浅浅的雨后湿润感,有乡间淡淡的泥土香。

灵泉村是个小村庄,并不开阔的田野分村庄为上村和下村,房屋依山而建,有许多人家门前屋后点缀着桃花朵朵。油菜花开了,那样旺盛奔放,那样蓬勃向上,那样惹眼张扬。宁静的油菜花将大地熏染得非常祥瑞,沁入心肺的色彩淹没了朴素的农家村落,轻轻地厚厚地抹上了一层金黄。整个村庄被这高贵的黄色包围着,头顶是蔚然天空和朵朵白云,环山的绿树放着青翠给了你丰富的遐想。

这田园,这风光,虽然是回熟悉的老家,却依然有种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感觉。

我喜欢先爬到房子阁楼顶眺望,油菜花一层一层地开向对面的上村。一丘丘梯田,像一钩钩弯月,仿佛有一双神秘的手,把一颗石头丢入灵泉这块湖面,荡起一圈圈金色的波纹。

我走进花丛中,与油菜花来一个拥抱,扑面而来的油菜花香,穿透身心。油菜花的花心光洁绚丽,颤颤地坠在菜头周围,像一张张粉笑脸。无数的笑脸聚在一起,热热闹闹的。微风过处,落英缤纷,香气四溢,春天的气息就这样浓烈地散发出来了。

我笑了,对着油菜花笑了。我们总是活得太严肃,一天到晚不停奔忙,忘了对一朵花微笑。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——“君子美美与共,和而不同”。

“嗡嗡”飞奔而来的蜜蜂,一头扎进花蕊中,撅着屁股,勤奋专注地忙碌着,这朵采完了又飞向另一朵,完全无视我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。它用勤劳的背影告诉我——“你看你的,我忙我的”。

在田埂中穿行,只高出油菜花一个头,两边的油菜花相互交错。不忍心破坏它们的缠绵,于是弯腰穿行,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。

微风送来孩童的嬉闹声,犬吠,夹杂着悠闲自在的鸟鸣叫,这一切共同演绎出一曲美妙的交响乐。

脚旁是肆意生长的绿草,虽然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,但我可以在油菜花田旁躺下打个盹。找到一块干净的草地,真的就这样躺下了,和煦暖阳下,花香迷离中,昏昏欲睡。渺小的我如同在幽静的山林中一样,抬头,金灿灿的花正托着高高的蓝蓝的天空,低头是黑黑的土地,于是沉醉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,我成了小虫们的大餐,它们在我身上爬来爬去,不时地咬两口,把小肚子撑得鼓鼓的,吃饱了就在我身上走走停停。我被痒醒了,手臂上脖子上的红包,有点肿痛,但我还是不忍心拍打它们,跳着抖落后,挥手告别。

有袅袅的炊烟升起,又渐渐飘远,仿佛有一种东西被它从高处吸纳回来,丝丝缕缕地进入到每一户人家的锅底、锅里的饭菜,还有每一张嘴。

路上,遇到一位似曾相识的大爷,正牵着一头水牛回家。老人微笑着打招呼:“客人今天来玩一下啊?”我报以微笑:“我也是岩下人啊。”岩下,是灵泉村原来的名字。

走过后,我回头看了水牛一眼,水牛也正扭头看了我一眼,一边甩着尾巴,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说:“客归啦!”(江山方言:回家)